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十八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七

記

善慶堂記



善慶堂者今江右憲使河內李公重山甫之燕居也李氏之先洛陽大家有田宅園池之勝金之亂亡人民不能相保公大父年甫弱冠子然北行至于太行之陽而止焉躬勤稼穡僅以自給兵餘居民猶鮮少閒田良可得也每有歸洛之思若不經意河南北粗定歸洛視閭里無復存者畎畝盡歸勢家不復與較反河內既久遂以成家氣貌雄偉事稍不近於義則毅然不爲里人尊敬之密脩陰理人不盡知也所可知者如收養族人之淪落上黨者是矣蓋嘗有言曰吾聞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吾思上世至于我未嘗爲不善身歷險艱而不敢違也餘慶之報其在吾子孫乎祖母汪夫人曰里諺有之無讀書之子宮自何致邪亦在乎教之而已矣其大父蓋八十八而終大母之高年相及也公之考君敏於生理中年致豐裕樂施與遇鰥寡孤獨無告者謹衣食之使令之人贏資於外負之不還亦不追訪有負其貸而貧者焚券以安之里中有少壯者勸之以勤敏民家子婦有不順必正誼以責之改而後止六抵皆大父

母之志是故尤以教子爲篤公在髫齡時已遣就鄉校鄉有王子有先生名士也考君爲迎至於家受學焉而公遂以學問進自憲史迭爲西行臺中臺御史都事歷官漢中燕南湖南山南浙西淮西江西七憲府其在中書爲右司兵部郎官二除也今秩三品大父始贈亞中大夫懷慶路總管輕車都尉隴西郡侯父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大母母皆封隴西郡夫人子孫皆知爲學方盛未艾也公俯仰感國家之厚恩念先世之積德故以善慶名其堂者蓋有所自來矣夫善者何也萬物資乎乾元以爲始也人得之以爲性是所謂無不善者也人受天命以生所均得者惟此性善而已蓋言其精粹順美之至不可名也故以善爲言惟君子知保而存之始終無所間斷不汨不雜循之而無所害擴之而無不充見諸行事皆實理之當然無所爲而爲之者也自天之慶豈自外至哉彼區區於一事一物之偶合而欲責報於天者殆不足與議此也故曰積善猶集義不可以襲取慶者猶言麟鳳在郊物得其所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豈止夸一時榮一鄉之謂哉予觀其大父之言必原其先世未嘗敢爲不善之語則其知之深而信之篤注夫人又以讀書贊之吾

有以知其爲善者非淺見也故得伸集之愚陋使登公之堂者觀夫善慶之大者焉

### 瑞鶴堂記

東阿司氏之阡在其縣之南里其族葬于是也歲月既遠中更亂離宅兆之次或不能盡識今國家日就治平士君子習於禮義以行於其家以事其祖考人文粲然時物之盛可得而論載矣司君允德之仕于朝也喪母而歸葬行營高原以爲新阡奉其五世祖以下而葬之如廟食之位凡十有二塚其考君贈

某官之兆妣焦夫人附焉阡成伐石樹門而表之則後至元三年十月十三日也是日也司氏之親戚外姻官府僚友賓客弔祭之使鄉里父老故人交游門生之屬與工作凡役之衆咸在無慮千百人見有鶴幾可十數自東北來翱翔墓上迴旋久之向西南而去頃之復有自東北而至者其多亦如之而西南去者還與之合周旋鳴舞不離其阡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行列整暇來往數四竣事而後去蓋終日焉四方來觀者莫不嘆異以爲孝感所致云時允德居倚廬

墓田有別舍在墓外之近鄉之君子相與識之曰瑞  
鶴之堂後九年或以其事告予而問焉曰是孰使之  
然哉將有神明之司乎予曰止請試言之古之稱孝  
者生事死葬一無違於禮而已禮也者序也序也者  
順道也天地萬物之理莫不脩於我焉故曰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非  
自外至也昔者先王盛時鳳麟在郊藪龜龍在宮沼  
烏鵲之巢可俯而窺豈有他哉君子脩禮以達義體  
信以達順如斯而已矣夫體魄之復歸於土蓋寧宇  
也尊卑之序內外之別一族之人有在於斯焉則禮  
義亦於是乎可見矣而有不得其所者焉則孝子之  
心亦有所未盡者矣今新阡之作儼然有倫理之序  
則孝子慈孫之心安焉人之心安則地之道順氣類  
之感而物應之鶴之來儀成列而不亂所謂順序之  
應蓋無可疑者是故君子盡乎已而已允德字執中  
既有家學又有得於外祖氏焦文靖公之遺言方以  
其學顯用于時禎祥之先見後當有徵也夫

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家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緝以具衣食又撙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

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斬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脩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乃來告集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

友也從祖參政恥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婿  
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  
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  
有所託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  
湮沒而吾子有位于 朝顯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  
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集再拜受其言弗敢辭  
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弗傳乎  
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  
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  
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  
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  
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  
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  
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  
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  
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



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番易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構締必堅楨面勢必周正戶牖必䟽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斃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內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

以思朝以興夕以寧皦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窾隙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夫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番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爲之記哉惜乎集之不足以及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

作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

###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技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

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

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旣嘉其慕尚之高速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

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集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闕閱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攬捨於其間非降卽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織靡者莫或

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爲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也理若是矣 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芟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旣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

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嘗歸其鄉脩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

世祖以之比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

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  
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請集亦蜀人也故爲之  
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  
在胡氏尙有徵於予言也

###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  
家乃築堂以居名之曰天爵以集游於玄德也來求  
文以記之集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  
番易盛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

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恬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槩可見  
矣況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以淡泊爲慮此其初寧  
有一毫貴富之心哉及其老也適能卽家建國與其  
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  
之所致夸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  
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  
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挈挈然進取  
是務曰暮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  
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

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  
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德  
其所勸不旣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爲宗而能奉  
其親以榮耀

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者公非有求於時也  
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  
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  
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者頤之壽何莫非天者猗  
歟盛矣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  
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  
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  
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  
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  
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  
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  
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旣貴而復歸故鄉此

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  
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  
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  
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  
大父鈞遊之舊躑躅味歎依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  
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  
天曆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  
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  
因以告集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

客之所於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志焉子何以表之  
而擊善志也迺爲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  
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  
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滂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  
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今聞  
令望見知

天子爲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  
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爲術智以  
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爲感矣感應相乘於無

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爲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 正心堂記

人之有心一身之主宰也萬行出焉是爲天君無有不正者也命於氣而情勝見可欲而易動不知所以操而存之始有所不正而有待於正者矣甚哉是心之不可以不正也蓋心之應物正則從不正則背正

則安不正則危正則如大車馳乎康莊巨艦沿乎中流任重道遠終日安行極其所至無有悔吝不正則欹斜頃側顛倒反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風波生乎前艱險出乎側蹈陷穽而莫之辟墜危機而莫之救正不正之分其天壤之相懸如此可不懼哉而知念之者鮮矣臨川監郡忙侯嘗題其堂曰正心其幕賓來山中請予爲之記忙侯受命於

天子治宗王之分地廢縣陞郡有民人之寄焉而以正心爲念可謂知所急而得其要者也夫千里之政



亦大矣聖人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豈不由心而出乎觀侯之寬裕而不撓有以安其休息生養之常謙抑而不矜有以合乎泛應曲當之善閱歷之久周知民情而無隱伏之箴慮事之詳謹於訟牘而寡怨嘆之失豈非退食於斯堂面正心之題求正心之道而能至於此者乎推是心以往歷藩輔佐臺閣何施而不可哉吾儒爲學之道則有本末先後之序矣自非窮理以盡其知慎獨以踐其實則正不正之失未必知而心之本體未易明也不然不爲曠蕩之歸

則恃剛制之力或者因其氣質之偏自以爲是或從鄉人之原自以爲中背於正而害於心者多矣郡有學士大夫知聖賢之學而不差者公事之暇試與講之以教諸其民焉正心之所推其沛然何可量哉忙侯蒙古人名忙哥帖木耳稱忙侯省文從邦人之稱也遂以爲記

### 大本堂記

宜春黃忠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婿公門

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  
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  
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  
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  
以惠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  
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  
從豫章得之者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時氣象爲何如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  
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

所著之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  
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  
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  
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  
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  
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少止而定也是以一往  
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  
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  
壁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內守以自固其望苦百倍則

有之雖或梯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澗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以亨氏沒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

可得矣其兄棨為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棨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夫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為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為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為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莫如持敬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為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食士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

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爲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焄蒿眇蠻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入別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

事有所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  
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  
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於  
陰陽鬼神之神靈以爲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  
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  
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未嘗  
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  
祀之鬼矣後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  
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

道宜無以聯屬其族人矣而況於士庶人之家乎先  
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極其  
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間其  
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  
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  
事近至若聞其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日  
出而誨之以所當爲少入督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  
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出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  
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末以縱利欲遺君後親之

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真  
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  
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邊豆之事舉  
神人交孚而無間於是歛福胙而敷施之通幽明之  
故合踈戚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  
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沖和在此一  
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  
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有以推明其說而  
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  
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  
君京來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  
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  
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  
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言而觀諸  
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

誠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違乎天則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

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具體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緼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



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  
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爲學  
人之所以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  
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  
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  
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  
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旣閑則誠自存非別求  
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  
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缺矣然

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遠  
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  
知有未盡者矣一毫之分不盡則有一毫之闕而不  
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  
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  
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  
諸黃氏屋壁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出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書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太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庵王公左山

商公靜軒閩公揚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圭如璋而顯顯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

相從吾嘗爲彥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  
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敷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  
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以  
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  
次侍立客爲之蹶躄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  
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實當五  
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  
童子皆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予  
去國而適江湖之外固以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  
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衡茆廓豐蔕而竊觀乎勾陳  
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祈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  
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  
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麗日  
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敕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龍煥來告  
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世至  
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于良翁則爲

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  
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爲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  
取馬文淵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敕請得一言  
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淵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  
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  
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  
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  
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  
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淵頌

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爲謹敕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  
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  
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敕之爲言  
深有戒敕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  
大有諸己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  
有一毫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  
繆如是而致其謹敕之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江  
之流而諸水皆從襄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

爲謹敎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  
固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非  
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  
刻薄爲周慎而不爲疏鹵爲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  
約而不爲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  
不爲私昵者皆必謹敎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  
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皆謹敎之事其可以爲易  
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  
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  
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敎之道乎抑之詩曰夙  
興夜寐洒掃庭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  
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脩無  
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敎而至於憂淪胥之亡  
反而求諸爲學之道焉何患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  
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  
民旣而延鄉先生孫君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

蓮池之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  
父既歿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  
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  
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  
成其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  
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  
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  
義爲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  
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

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  
潰冒衝突壅底沈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  
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  
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  
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  
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  
僅存於世其學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不能  
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  
而師匠不作無所質信干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

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分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為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岐路之著其失大遠

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為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蓋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為之乎予與伯宗遊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

詩曰焉得諉草言樹之背傳以爲其夫以王事出征之所賦也心之憂矣何日忘之假草木之名以姑舒其懷者也諉今文作萱又有忘憂之名近世文士因註者謂背爲北堂轉爲奉母之善頌不知其所自始也然詩人因物以託興豈爲是固哉薰風南來新綠深茂玉蕊冠萼金蕤昂輝於是嘉與弟兄率其婦子以奉其壽母爲一日之懽者豈不可乎被慈母之訓而思報之作愛萱之堂者可得而言矣詩之爲興有取義有不取義萱之有愛其取諸忘憂乎夫孝子之

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悅容色與容形諸外者也存諸中者至順而無強則見乎外者有悅而無忤觀諸時物之變皆吾致愛之所存一草一木無不可愛豈直萱乎有取於忘憂無疑矣吾聞之也君子之善孝者父母惟其疾之憂焉釋者曰使其親不愛其他而獨以其疾爲可憂者則庶幾矣故曰爲人子以親之心爲心則無不孝者矣今夫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閭門之好親黨之交有少不中節焉則皆親之憂也寓於一草以忘其憂不如脩諸已而



無違則所以忘其憂者大矣臨川太守楊侯友直爲其客劉仲禮作愛萱堂詩序始言其母鞠育之勞教訓之嚴中言其子報德之意歷引往哲之格言以終之無以復加矣乃以書使來復求予記之予何言哉然予聞仲禮之宗家昔有器之待制公初除諫官入拜太夫人曰某爲言官不敢不盡職盡職則必遠去非所以安吾親也敢固辭之其母曰汝父欲爲而不得爲汝何人而得爲之但盡其職分以報君汝雖得罪遠適吾志不悔也然則古之賢母又有不以衆人之所憂者爲憂而以其子不得爲君子爲憂者使忘其親之憂又可於此而致思矣仲禮之父名蒙亨字蒙德以文學舉於朝終融州懷遠簿夫人范氏廬陵人仲禮兄弟四人早孤皆知學是以記之

復本堂記

本木之根柢也凡事物之根柢皆假以爲言而木之生最可見矣蓋其稟施於天者完託質於地者厚則盤礴深固鬯達茂美莫之禦者雖或有斤斧之傷伐牛羊之踐履而濯濯焉一旦得雨露之養而休息之

則生生之理沛然而興有本者如是也宋人閔其苗  
樞以爲長則槁隨之失其本故也是以君子本之是  
務焉豫章別駕孟君懷中相之其縣人自其先世慎  
行於鄉里申孝悌忠信之說有父兄長上之道焉至  
於懷中材器卓犖因積累之久以國字之學起家試  
用闕閱之勞寢以顯達歷升朝著有聞于時貴列四  
品之秩祿仕以來悉心王事恪恭勤懃靡間朝夕則  
有不暇顧其私家者矣由是手植之樹躬耕之疇往  
往散墜而不能有篤友干之愛無所較焉迺以暇日

親加葺理而歸復之歲年之間治產有入遂如其舊  
有田有園以樹以藝有寢有堂以燕以享儼然封君  
之世家且有加於前矣顧瞻慨歎庶幾不負於付囑  
者乎自題其堂曰遂志中書左丞同郡許公可用以  
鄉邦之好更名曰復本以祝規其意亦盛矣懷中之  
官於豫章也以許公之意求予廣其說而爲之記焉  
予嘗觀諸易復者陽之反也陰生午中馴致其極則  
九月十月之交也草木搖落碩果獨存於其上反而  
下生是陽之復也果中之仁生之本也以時而升生

生之不可已自此焉起此復本之義也傳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脩則本立矣本立則何志之不遂哉豫章大郡也臨之以宰相制之以部使者社稷人民之寄獄訟賦稅之事責任嚴而官多闕往往不勝其任懷中之來精神折衝泛應曲當門無私謁剖決如流上信下孚令行禁止盡領一郡非循流逐末者所可能也休復之吉懷中旣驗之於家推以報國方自此始豈非許公之所屬望者乎然則以脩身爲本者其道有知誠語曰脩己以安人

脩己以安百姓皆自脩己以敬而推之敬其事至於卿相無二道也書以詒諸許公遂以爲孟氏復本堂記云

### 承志堂記

番安仁之爲邑也前當雲錦之溪溫潔華潤泓然以渟有玉真山在其北隱然神秀梧桐生於其間朝陽方昇光景明發又有豫樟在其後枝葉高起將十數丈根本盤礴入地深廣不可得而知也美蔭嘉榭蔽芾數畝有李氏世居其間蓋數百年於斯矣南唐有

江南時彥廣彥超兄弟自金陵始遷番之餘干既而分居安仁則與安鎮之坡嶺也有官司戶者遷鎮之金坑而居焉其邑人胡士則嘗與予著書延閣之間及其鄉里人物之盛謂李氏之分居番易也往往名宦有聞而留居玉真之下世尤尚慈孝至於今延平儒學錄珩也始用御史薦擢為學官所以事大父父者得其歡心焉有宗家為鄉先生者曰仲公氏蓋為題其所居之堂曰承志云其言曰今居是堂者曰湜甫氏之子所謂槃居翁也予少與之生同鄉見其

所以事親者蚤莫上堂問起居飲食衣服必視寒暖之節公上之供賓客燕息之奉必有事焉服其勤勞不待有所命然後行也今年七十餘子鎰亦五十矣凡所以事其親者蚤莫上堂問起居飲食衣服必視寒暖之節公上之供賓客燕息之奉必有事焉服其勤勞亦不待有所命然後行也其孫珩相其父所以事大父者亦不待有所命然後具也槃居欲其孫之學也則有名師之教焉欲其孫之仕也則有御史之薦焉凡有所欲為者無不得其志焉則子孫之善事

其尊親而至焉者也珩亦有子矣率是而行之則志之克承不止以一世二世三世論也是以有所名焉士則曰昔者曾子之答公明儀之問以爲君子之孝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願有以廣諸其人也予乃爲之言曰意者心之所發而未有所言也志者心之所欲而未有所行也未有言而若將有所聞未有行而若將有所見苟非以心體親之心以身體親之身至誠之所積精神之所感孰能有先承之事哉以曾子之賢猶自以爲養而未足以爲孝可也予切觀其志

八道園題卷七

三十五

之所在其在論父母於道之一言乎曾皙之賢也曾子所謂諭父母於道者不可得而見也曾子之賢也元申所謂諭父母於道者亦不可得而見也意之所發非諭於道則不能至於誠志之所欲非諭於道則不能出於正則孝子慈孫有不能盡其心者矣此先意承志之所以爲難也大聖如舜大賢如曾子乃獨得孝之名焉又嘗觀羅仲素先生之言而得底豫之說於舜因是推之而得諭道之說於曾子嗚呼此大聖大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乎非舜曾子不能也雖然

聖賢未易以幾及也學者之學爲士君子也卽先意承志之心至其喻道之實則所謂人倫之至者矣予安得不爲仲公士則之言而發曾子之微意以告之乎延平之爲郡儒先之授受實在於此墜緒微茫豈無隱伏於荒遠之間者哉學錄苟有見焉歸而語其鄉人以告其父兄子孫則李氏之所以爲承志者豈常人之所以爲志者矣雖以愚之不肖亦幸有所聞焉是以爲記

### 懷隱堂記

昔龐德公之隱居峴山也劉荊州往候之龐公與妻子釋耕隴上荊州謂之曰先生苦不受爵祿何以遺子孫乎先生曰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不爲無所遺也荊州歎息而去予嘗爲之言曰此隱者之言也古之有功德者皆有爵祿以傳其世家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豈必皆遺之以危乎德公生儉德避難之時是以其言云然也昔

世祖皇帝至元盛時麟鳳在朝幾於野無遺賢矣當是時也豈惟諸侯卿大夫士之家安舉天下之民長

子老孫無不安者矣時則有若京畿漕運副使任丘  
張侯子潤才畧見於轉輸之成功勇退見於明時之  
高舉濟濟多士表而頌之蓋五六十年于茲矣諸公  
之家或微或顯不可以盡知也而隱君之孫汝揖方  
以俊乂踐敷膺紳佐理臨川庶慎庶獄從容簡書於  
文無害乃慨然懷思以爲安於政理者皆大父高隱  
之所遺故名其所居之堂曰懷隱焉嗚呼子孫之於  
祖父無所不用其懷也飲食起居懷其所以爲教丞  
嘗祀享則懷其所以爲傳思遺危之說而懷其甘隱

於寂莫之鄉思遺安之訓而懷其流澤於膺仕之日  
則推官可謂知所本者矣間嘗求予記之推官之舅  
氏故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清河元文敏公集之故人  
也文敏之神交則有今玄教大宗師番陽吳公在焉  
予豈敢不爲推官書邪予以爲宜刻至元中朝名公  
之書置之屋壁公退之暇諷而詠焉亦可以洗濯塵  
思而激昂清風者乎且夫隱君之所以遺推官以安  
者非直安推官而已也推官佐民社之寄專刑名之  
托亦有以推其安者乎先賢之言曰凡天下疲癯殘

疾瘵獨繇寡頹連而無告者皆得其養焉傳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則所以推其安者雖爲輔相可也此豈非隱君之志乎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隱君之沒世而不可忘者其在於茲乎

### 壽玉堂記

（一）

玉笥山大萬壽承天宮左廡有壽玉堂者山之道士羅成玉之所作也合玉溪道院壽樂堂二舊扁而名之也初玉溪道院之祖曰鄒紹宗其徒曰羅崇德壽樂堂之祖曰彭同真其同鄉於徒紹宗命崇德禮嗣

興而師之而合爲一崇德以道德自重使後鬼神事二師養生送死無缺禮他日葺二堂而一之扁曰壽玉示不忘二師也崇德之徒羅貴真嗣事於皇慶元年與宮之隣房清隱堂易堂西澗北隙地而徙居焉閱二十年貴真之徒羅成玉構堂而新之來徵予記予得按其實而書之堂有廡廡有門有樓有廳東西有齋有丹室規模視舊加弘敞矣斯堂之西則三會峯也秋斂塵而致肅斯堂之前則菖蒲澗也春發秀而獻芳雲竹風煙萬態奇麗擇其名之攸當取之無



樂用之不竭也而獨不忘其先之壽王者宜君子所樂道也崇德不忘二師成王不忘崇德施之於前而效之於後尤君子之仰慕也雖然王之於壽亦有其義乎請爲成王言之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後嗣善學其先師者必取其義而法之孰有出溫之外乎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匆遽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從容畏慎常若先師之在前也此溫其如玉之而長生久視之道亦不外是矣堂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崇德字居簡號

崇德從子也成

玉號玉輝乃貴真之弟也同氣相傳豈偶然哉故爲之記

### 時中堂記

廣信之貴溪有古象山者磅礴高大能通神氣發雲雨以生殖人物大賢君子往即而居之名聞天下原山之所由起自閩嶠而至者千百里而遠自茲山支隴所分多名勝之地其出爲雲臺峰逶迤回互注於其麓有唐畝里者溫厚而寬裕夏氏之族自東晉時

由毫由潤而分居於此者蓋不知其幾世矣以儒業  
清白稱聚族于斯里名家大姓相為婚姻蔚乎聲光  
之相輝映也昭文公隱居丘園 天子聞之出明詔  
遣其子自中禁駟馬束帛即家而賜焉當是時朝廷  
頌賢者隱德之美四海感 天子用賢之特而夏氏  
非特閭里之榮而亦邦家之光也公有四子伯仲叔  
皆以儒學為業而其季學尚清淨今所謂元成文正  
中和真人也叔氏歷仕內府自中政院判官轉贊儀  
署令出為撫州路總管府判官需次之暇度子孫之

多而無以容也觀乎先廬之舊有可基構之所焉乃  
除荆棘平土石審曲面勢除高益卑更置左右而作  
堂焉既成則溪山泉石烟雲林木千態萬狀自獻於  
几席之上居而樂之謀所以名之者因歎曰晉從吳  
興趙文敏公於京師嘗扁小樓曰時中時中之義大  
矣遂移之以名其堂焉進其三子者於堂而告之曰  
爾楮等亦知吾構斯堂之不易乎夏氏之居於是也  
久族人諸父昆弟子孫之眾多也我昭文公抱全德  
之美無用世之心伯仲氏又以隱約為志季氏從事

於玄宗我兢兢然宮中府中夙夜匪懈得以卿大夫  
之禮奉公夫人之主歲時伏臘以享以祀於斯堂二  
三子其讀爾書遜爾志有孝友而無怠荒有敬順而  
無違拂保其簪纓以及孫子則予之望也三子者既  
受簡而退乃即臨川而告予曰請有以申時中之義  
而誨之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  
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二三子欲為君子乎欲  
為小人乎苟不忍自棄於小人而欲自致於君子之  
歸舍時中奚學焉中也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事事有

其中而非執一以為中者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權也者非世俗之所謂權術權變也權所以施諸  
衡而進退之以求乎輕重兩端之中所謂無時不中  
者是也然而不從師友之問學而有得於聖賢之相  
傳以自知夫天賦之理以處乎在物之義則亦鮮乎  
其能時中者矣試舉其一二而論之記曰嚴威儼恪  
非所以事親嚴威儼恪敬道也而曰非所以事親何  
也孝子之事親必有愉色婉容下氣怡聲而不敢有  
所直遂必愛敬之交盡而後為中也子曰朋友切切

惓惓兄弟怡怡切切惓惓於朋友為中怡怡於兄弟  
為中此其凡例也二三子尚推此而求之

雍虞先生詩國類彙卷之二十七

國類彙卷之二十七

一二



